

蒋氏家族系

百幅珍贵历史图片

# 蒋介石 沉浮岁月



*JIANG JIE SHI  
CHEN FU SUI YUE*

蒋羽宏 ●著

第2卷



企业管理出版社

# 蒋介石 沉浮岁月

〔中卷〕

企业管理出版社

## 前　　言

20世纪，风云变幻。许多历史之迹至今仍吸引着人们。

当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，谁也没有想到日后这弹丸之地，竟酿成了如此之多的风风雨雨，恩恩怨怨。世人皆知，蒋介石是靠黄埔起家的。当其发轫之初，年轻的共产党和热情的苏俄曾是他扶摇直上的两根拐杖。遗憾的是，一旦其翅膀硬了，他就要把拐杖扔进火塘。而当共产党从谎言与血泊中警醒之后，她就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。正所谓：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

从蒋介石踏了黄埔，到退居一片孤岛；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，到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，坐看世纪风云，潮起潮落，其间数十年，漫漫长河，斗转星移，写不尽国共两党分分合合，政治较量与军事对抗；蒋介石的苍凉回眸和毛泽东的高瞻远瞩，蒋介石帐前的陈诚、何应钦、白崇禧、贺衷寒、康泽等人，与毛泽东并肩作战的朱德、周恩来等，以及其麾下的众多将星陈毅、叶剑英、贺龙、陈赓等，还有最终各自走向相反阵营的张国焘、张治中、李宗仁等，历史功臣张学良、杨虎城，晚年的陈独秀等等。他们都各自演绎了或悲壮或灿烂或困惑或卑劣的一生，不管怎样，他们的名字都深刻在历史的册页上。

本纪实长卷试图以蒋介石为主线，书写这半个世纪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和人物命运。透过历史的迷雾，那个风云时代的名人轶闻仍折射出神奇的光影……

# 目 录

<b>第一章 周恩来果断下令</b> .....	(1)
张国焘陷入孤立.....	(1)
张发奎也盯着南昌.....	(4)
7月30日,夜,无人入睡 .....	(7)
叛徒——危险的信号 .....	(14)
朱德的“鸿门宴” .....	(16)
响彻历史的一枪 .....	(19)
革命委员会通缉蒋介石、汪精卫.....	(22)
<b>第二章 中原大战中的蒋介石派系</b> .....	(28)
黄埔系又将蒋扶上台 .....	(28)
资格大于战功 .....	(36)
刘峙找蒋诉苦 .....	(39)
军中有杀有赌 .....	(41)
蒋介石的银弹和肉弹 .....	(44)
陈诚的军风与婚姻 .....	(46)
夫人路线果然灵验 .....	(51)
顾祝同带兵怪招 .....	(55)
钱大钧的姊妹花 .....	(58)
<b>第三章 低潮中的中共中央</b> .....	(62)
周恩来、邓颖超途中遇险 .....	(62)
宋美龄为蒋介石祈祷上帝 .....	(67)

顾顺章叛变,陈赓除奸	(70)
向忠发被捕,周恩来离开上海	(77)
暗杀大王庐山刺蒋	(82)
周恩来被“伍豪事件”恶意中伤	(85)
<b>第四章 从此兵戎相见</b>	(91)
苏区,毛泽东遭受打击	(91)
庐山成为国民党中央发令台	(95)
周恩来与朱德第四次反“围剿”	(97)
陈诚发明喊“领袖”时立正	(102)
“太上皇”李德“两个拳头打人”	(105)
蒋介石利用特务杀人	(108)
“三人团”率部转移	(111)
蒋介石上了峨嵋山	(114)
共产党总算有了一块“绿洲”	(122)
<b>第五章 中国外交官誓死不跪</b>	(126)
济南惨案:中日战争的序幕	(126)
外交官凌迟而死	(131)
蒋介石、冯玉祥露宿郊野仰面寒星	(136)
一切乞和均告失败	(142)
民族情感像个火药桶	(147)
<b>第六章 最危险的时候</b>	(152)
张学良浮出历史	(152)
老将少帅都为东北命运担忧	(159)
挑衅接连不断	(167)
“九一八”消息传到北平	(170)
蒋介石认为“剿共”比什么都重要	(178)
寄希望于国联调查团	(182)

蒋介石庐山遥控,签城下之辱 .....	(191)
<b>第七章 中华苏维埃对日宣战 .....</b>	<b>(197)</b>
毛“主席”的称呼由此叫开 .....	(197)
苏区第一任“外长”接待的第一位“外宾”.....	(200)
1936年的中国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东西.....	(203)
斯诺对毛泽东夹住飞蛾的联想.....	(206)
延安聚集着一群男女“老外”.....	(210)
海伦把42年前的信交给邓小平 .....	(213)
<b>第八章 蒋介石举棋不定 .....</b>	<b>(217)</b>
蒋介石密友张群突然对日强硬 .....	(217)
蒋介石仰望着日耳曼人的天空 .....	(220)
宛平城不寻常的预感 .....	(222)
中国军人小心躲着摩擦 .....	(224)
卢沟桥醒狮作证 .....	(228)
蒋介石公开与秘密寻求“和平” .....	(233)
蒋介石“病急乱投医” .....	(236)
不怀好意的中间人失败了 .....	(240)
汪精卫最终投敌 .....	(243)
<b>第九章 魂惊华清池 .....</b>	<b>(247)</b>
为御外寇,国共间已在寻找合作 .....	(247)
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见如故 .....	(251)
蒋介石认为和谈是因为共产党“山穷水尽” .....	(255)
延安欢呼:“蒋介石也有今日!” .....	(260)
新城大楼里尴尬的会见 .....	(270)
毛泽东担心放蒋放出毛病 .....	(276)
少壮派围攻周恩来 .....	(280)
蒋介石将愤恨泄进回忆录 .....	(282)

复仇之剑落在张、杨头上 .....	(288)
<b>第十章 庐山谈判秘情 .....</b>	<b>(291)</b>
周恩来面对顾祝同 .....	(291)
“陕西冷娃”与“湖南骡子” .....	(294)
蒋介石打出康泽这张牌 .....	(298)
庐山陷入僵局 .....	(302)
蒋介石感叹周恩来不能为其所用 .....	(305)
<b>第十一章 周公馆与毛窑洞的魅力 .....</b>	<b>(311)</b>
毛泽东——窑洞里的预言家 .....	(311)
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们 .....	(313)
外国人眼中的红军之父 .....	(316)
中共最初的“外交部” .....	(319)
周恩来的“眼睛和嘴巴” .....	(322)
中共外事组的才子才女们 .....	(324)
周恩来伤中赶写《中国问题备忘录》 .....	(326)
<b>第十二章 同在抗战屋檐下 .....</b>	<b>(330)</b>
蒋介石一面守城一面媾和 .....	(330)
周恩来屈居中将副部长 .....	(333)
周恩来苦劝郭沫若 .....	(336)
张国焘投入蒋介石怀抱 .....	(339)
周恩来把“建议”带给李宗仁 .....	(343)
谣言说“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” .....	(347)
<b>第十三章 抗战功罪录 .....</b>	<b>(351)</b>
穿行在炮火间 .....	(351)
蒋介石的水蜜桃和火腿罐头 .....	(354)
张治中遭蒋训斥，摔了电话 .....	(356)

蒋介石坚决不用女话务员	(359)
收拾韩复榘	(362)
“大元帅的袖珍本”	(366)
远航日本投纸弹	(369)
“一手抱美人，一手提钞票”	(372)
侍从室琐事	(375)
陈诚——“陈腔滥调”“诚者斯言”	(379)
<b>第十四章 周恩来东南行</b>	(383)
搭车的白崇禧	(383)
长沙大火，蒋介石政策的替罪羊	(388)
蒋介石欲变“合作”为“合并”	(391)
特务盯梢周恩来	(395)
与蒋介石同游南岳	(402)
反摩擦的一把尺	(404)
<b>第十五章 平静如此短暂</b>	(409)
圣诞之宴，蒋介石不悦	(409)
血写一段历史	(412)
张冲急得要下跪	(415)
“霸王次长”	(420)
蒋方仍在踢皮球	(424)
张治中个人意见	(427)
微醉中的对峙	(429)
又一杯别有用意的酒	(431)
<b>第十六章 黄土地不拒绝握手</b>	(436)
周恩来认为事态严重	(436)
蒋介石亦喜亦忧	(440)
罗斯福特使居里访华	(442)

周恩来希望美国人士去延安 .....	(444)
毛泽东请苏军官尝颗红辣椒 .....	(448)
同情中共的美国“约翰”们 .....	(451)
中共代表首次出现在“联合国” .....	(455)

# 第一章 周恩来果断下令

## 张国焘陷入孤立

张国焘是30日早晨赶到南昌的。他一出火车站，就被关向应、恽代英接到了系马桩。

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邓中夏、谭平山、彭湃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、林伯渠、周逸群等中共要人都已坐在会议室里等候。早晨的天气还算凉快，但多数人还是习惯地摇着蒲扇，喝着茶，想着事情。张国焘进来时，大家也是习惯地起立，将他让到正座上。张国焘偏胖的身材一赶路免不了一身汗，他用递过来的毛巾胡乱擦了一把，便招呼开会吧。

周恩来问候几句，便请张国焘先说。张国焘就说起26日会议的情况：“除了恩来同志，我们几个常委在法租界开会，主要谈的就是南昌暴动一事。”

与会者都静心地听着。张国焘继续说道：“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，罗明那兹同志已经到达武汉，我们谈论暴动事宜之后，由他向共产国际请示，国际已经回电，大意是要我们停止冒险，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道干，打回广东，再由南向北发展革命。”

摇扇子的不再摇了，喝水的也放下茶杯，一个个瞪大了眼睛，显出不解。向来心急的李立三用扇子拍着大腿，不敢相信，用几乎是叫嚷的语调说道：“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哈哈，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，讨论什么？”

与李立三正好相反，叶挺向来不好多言，他的脑子里还在转着张发奎的事，他还是希望：“能与张发奎分化推迟一点也好，要是能与他一起干……”

谭平山不同意：“要是我们军中的同志都这样犹豫，还不能够干，那么以前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白干了吗？这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吗？”

周恩来端坐着，听着几个人的争论，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：“还是干！”

张国焘找不到支持者，便没了底气，换了一副商量的口吻：“我刚到，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，主要听你们的。不过国际的电报可是说，要有成功的希望，才赞成干。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，还是不要干的好。加伦的意见也是推迟一点……”

此时，谁也没有料到：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了桌子，震得桌上的茶杯咣当直响，他忽地站起来，怒目圆睁，冲着张国焘号吼起来：“你说的这些，究竟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国际的意思？中央派我来是要组织暴动，你又来说国际不赞成暴动，你叫我怎样执行？我辞职不干了！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！”

他说着，真的推开椅子要往外走。他的胸脯一起一伏，好像仍有发泄不出来的愤怒，整个人都在感情的浪涛里颠簸着。

张国焘不服气，喃喃道：“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？你怎能不参加特别委员会呢？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，你们可以叫一个同志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，等我看看你们预备好的宣言，再图计议嘛。”

不知谁冲着张国焘高嚷一声：“为什么你要看宣言？究竟你是赞成干，还是要停止我们干？”

张国焘有点招架不住：“我不是不了解情况吗！如果条件成熟，应当干，我怎么会不赞成干呢，问题是现在时机不成熟。”他见再无人冲他嚷，口气又硬了起来：“你们说准备好了，宣言呢？计划呢？总指挥是谁？”

邓中夏说：“这些都准备好了。总指挥是贺龙。”

“贺龙？”张国焘打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他能当总指挥？他是土匪出身，难道你们都不知道？”

谭平山忍不住了，指头快要点到了张国焘的鼻子：“胡说！你才是土匪！”

谭平山气得坐下来直喘气，周逸群接过他的话说：“贺龙的情况我了解，他是苦出身，拉起队伍之后也是仗义疏财，并不扰民。参加中华革命党后，一直追随孙中山，他是真心靠近共产党的，已经多次提出入党，只是我们没有发展而已。”

张国焘打断周逸群的话：“现在不要谈他入党不入党的事，既然不是共产党员，叫他负责暴动不可思议！”

同时担任二十军总参议的恽代英极力反对张国焘对贺龙的这种看法。他非常肯定地哼了两声：“南昌暴动势在必行，已无讨论的余地。暴动的总指挥就是贺龙，非他莫属！”

得不到支持的张国焘急红了脸：“为什么就不能重新讨论呢？你这种一口咬定的做法没人服气嘛！”

“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，没有必要等你来了再讨论。”恽代英奇怪地笑了一下，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干净重又戴上。“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革命，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；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。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，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，阻止我们的行动，我是誓死反对的。”

恽代英并不看张国焘，但话却是冲他说的：“如果你再动摇人心，就要打倒你！”

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，使张国焘大惑不解。他知道恽代英平时是一个正直而讲礼貌的人，对人从无私怨，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，在共产党人中素有“甘地”之称，对他也一直友善。可这次竟动怒得如同一头豹子。张国焘颓丧地坐回椅子，呼呼吐气，忽又醒过神来：他隐约记得会议开始时叶挺好像赞成他的观点，便怀着一线希望，转向叶挺：“你不是也认为暴动不易成功吗？你说说看。”

叶挺是有过和张发奎一同回广东的想法，那样隐藏在第四军中的共产党人不至遭到暗算。另外，他和贺龙在性格和经历上都不相同，相处起来不很融洽。但他听完大家的发言，立即打消了原先的想法：“根据实况，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！”

谭平山早就坐不住了，见张国焘四处求援，喋喋不休，一拍桌子，大骂道：“你他妈混蛋！你要是再指手画脚，看我……”谭平山真要动手

了。

李立三也帮着谭平山：“还讨论什么？暴动的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，我们还坐以待毙！”

这句话也把张国焘吓了一跳：“啊，有什么人知道吗？”

“近百人呢。”李立三压住火气说，“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，在人员的调动上，宣传的语气上，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，都易使人觉察。”

张国焘已无退路，摊手摊脚的，眼瞅着地面：“好吧，我少数服从多数，你们决定吧。”

休会时，谭平山悄悄对周恩来说：“我看这个家伙靠不住，把他绑起来算啦。”

周恩来做了个制止的手势：“他是党中央的代表，怎么能绑呢？再做做工作吧。”

## 张发奎也盯着南昌

到了第二天上午，与会者接着再议。开会前，受到抵制的张国焘仍存一念，试图以个别谈话，来改变决定。他第一个找大炮一样的李立三，心想他的“炮口”一转，会把别人也轰转向。可是不论张国焘怎样磨破嘴皮，李立三还是李立三，立场没有丝毫改变。他的语气总是环绕“来不及阻止了，也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”，不能停止暴动。

张国焘感到自己是那样精疲力竭而又孤立无援，他的内心便情不自禁地渴望安宁。然而他决不肯放下自己的立场，于是他又不安躁动起来。

张国焘又提起昨天的话题：“贺龙领导不合适，应该换成我们自己人。”

“你不要再这样说了。”李立三不得不耐着性子，“贺龙现在是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干，我们不能令他失望；我们与贺龙也已信誓旦旦，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；

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……”周恩来也补充说：“贺龙决心参加暴动，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，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，他们都已知道了，因此不好再改变了。”

张国焘还在啰嗦：“把时间往后推迟一下，把握不更大了？”

李立三戗了他一句：“昨天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太多，夜长梦多，这是很要命的事！”

“这个事情你不要怀疑了。”周恩来对张国焘说，“获知暴动机密的人，除了中共的重要干部外，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，以及贺龙部的重要将领。秘密已经无法保持或者掩盖，甚至有些行动已经来不及停止了。”

这时传来张发奎要来南昌的消息，不但张发奎来，汪精卫也要来，而且孙科也来。他们一来，暴动便不可收拾，所以一切都再无讨论的必要，只有三个字：立即干！当时决定修改一下暴动宣言。谭平山对张国焘说：“今天午后就要，你快点。”

张国焘还是四平八稳：“要今晚才能弄好。”

谭平山瞪了他一眼：“要是这样就不必修改了！”

“不不，还是大家斟酌一下，我来改。”

谭平山把原稿往桌上一掷，怒指张国焘：“为什么宣言非你改不可？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？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张国焘面红耳赤：“我不管这宣言了，你们哪位去改吧！”周恩来保持着他以往的冷静：“回头还是我来改吧。现在着重研究一下对待张发奎的态度，以及暴动的确切日期。”

张国焘还是老话：“张发奎不是蒋介石，而且有实力，还是与他保持表面上的友好态度，打电报给他，派人和他办点外交，取得他的支持，这样不是可以救出那些还没到达南昌的张部中我们的同志吗？”

周恩来答道：“张发奎受汪精卫影响很深，根本不会同意我党的暴动计划。我们党应该站在领导地位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，不能依靠军阀张发奎。”

暴动日期开始定在 31 日晚、张发奎到来之前。

后经周恩来与叶挺、贺龙等军事领导人商量，起义时间改在 8 月 1

日凌晨4时。

这时，张发奎还在庐山静坐，有时也与同僚推推牌九，品茗赏景。层层细雾时常隔断他瞭望山下的视线，却隔不断他打探共产党行踪的耳目。他与汪精卫携手反共已成定局；限令叶、贺撤回九江的十二道金牌已发；缉捕共产党分子的手令已经下达；在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也已公开化，夺取叶、贺兵权亦不过指日可待、找个机会而已；那么，还有什么不如意，或者说还有什么疏漏不成？

他在屋里溜达着，背着手抽烟。汪精卫就在不远的小楼里，他决定立即去找他。一掀门帘，屋里都是人，甚至包括他手下的人，他顿时不悦起来。看到长官那刀一样的目光，识相的部下立即告退，这时张发奎脸上才露出笑容，或者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。

“诸位！”张发奎蓦地提高了嗓门，“如果我们还坐在这里等候叶、贺前来受降的话，那我们就跟山下那些拱竹笋的猪一样笨！我的话你们信不信？”

在座的人包括汪精卫都摸不着头脑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每个人仿佛都在期待别人回答，突然，大家似乎像接到什么号令似的一齐把视线转移到汪精卫身上。

情急中的汪精卫倒是猜中了张发奎的心思：“你是说共产党可能要采取什么行动？我们应有所防范？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是这样，是这样。”没等张发奎回答，众人都嚷了起来。

张发奎卖完了关子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坐下悠闲地吸烟，让人再次难以捉摸。待众人都盯着他一人的时候，他才说开：“我今天一大早就给他们（叶、贺）打了电报，邀他们上山开军事会议，他们不敢来呀。限他们立即将部队开回九江去，以便东征，仍然没有动静。这就是说他们铁了心要作乱。我现在再给他们打一份电报，就说我8月1日到南昌，看他们再做何推辞！如胆敢违抗军令，我就地采取制裁，也算是仁至义尽。”

军事上仰仗张发奎的汪精卫几天不出门，面色有些苍白，目光游移，沉默了半晌，大热天甚至打了个寒噤：“想不到共产党和我们玩起刀枪，一切有劳张老总了！”

## 7月30日，夜，无人入睡

7月底8月初，是南昌这个大火炉“炉火正旺”的时候，尤其到了下午二三点，没有一丝风，连柳叶也打蔫，人们无论干什么，手里都要摇把扇子。正在这时，贺龙向所属部队发出紧急通知：当日（30日）下午两点，团长以上军官到军部开重要会议。

军部驻在省政府附近的中华圣公会（现在的星火路小学）里。团长和师长们都怀着好奇鱼贯而入。看见贺军长正摇着大蒲扇和先进门的人随便地闲聊着，不时迸发出一阵大笑，人们的好奇心更重了。他们都知道，贺龙的脾气是越有大事越是谈天说地，笑声震天，要是闲着他反而郁郁不乐。值日官报告说人已到齐。

“开会，开会！”贺龙笑着招呼大家，师团军官便围着贺龙，坐在前面的一张大桌子四周。时间正是下午两时正。

“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有件重要的事情谈一谈，”贺龙敛起笑容，随手将手里的大蒲扇一扔，按着桌面站起来：“大家都知道，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，国民党已经死了，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，反对反动政府，打倒蒋介石。”

说到这里，贺龙停顿一下，目光严峻地扫视着到会的人。屋里静静的，吸烟的早悄悄地把烟头掐灭了，摇扇子的也停住了手，一个个定睛地望着军长。贺龙把声音压低了说：“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。根据共产党的命令，我决定带部队举行暴动！你们，愿意跟我走的，我们一块干革命，不愿跟我走的，可以离开部队！”

贺龙点烟的间隙，会场里小声议论起来，不住地交头接耳。贺龙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听听下面的议论。不知谁带头说了一声：“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们坚决跟着走！”

不知是过于激动，还是心里没有底，这声音不大，似乎一个文弱书生在回答老师的提问。可这一声激起千层浪，会场顿时一呼百应：“军长，我们听你的，你快说怎么行动吧！”更有激烈的：“不愿意干的滚蛋！”

不愿意干的先解除他的武装！”

贺龙心里有了底：“好，从今以后我们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，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！现在，我们来把暴动的计划研究一下。”

贺龙宣布了起义计划，让大家知道，参加起义的除了二十军外，还有叶挺的二十四师，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，还有第十师、第二十五师等。二十军的任务是解决省政府、朱培德的第三军军部和所属的一部分部队。起义军的兵力在南昌城里占绝对优势，只是要快，不能等敌人增援赶到。

师团长们听着贺龙的布置，更关心的还是自己分到的任务，有的还往小本子上记些什么。眼看一二师的任务都分配完了，还没有提到教导团，团长侯镜如沉不住气了，正想说话，贺龙已点到了第三师的第六团：“驻大校场营房的七十九团，由六团负责解决，傅团长，你们怎么样？”

“好。”坐在侯镜如身旁的傅维钰连忙回答。侯镜如心想傅维钰这么年轻，六团又是新组建的，一色的新兵，从未经过实战，而要打的七十九团又是敌人的主力团，如果搞不好，会影响到整个起义计划。想到这里，侯镜如再也顾不得戴“抢功”的帽子，站起来就说：

“报告总指挥，这个任务交给教导团行吗？”

贺龙很欣赏侯团长这种请缨的劲头，眯眼看着侯镜如：“有把握吗？”

贺龙要的不仅是勇气；

还有底气。

“有！”

侯镜如太了解他的教导队了。教导队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原二十军的下级军官，一部分就是由侯镜如从武汉保安总队带过来的学兵队队员，这都是些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，除这两部分以外的学生则大部分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和“马日事变”后湖南湖北各地逃往汉口的党团员农运骨干，这些人政治觉悟高，进军以来情绪一直很旺盛。这些情况贺龙当然也了解。

“好，就交给你们。不过你要注意，一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打法，一下